

1993年1月日

筆名何春義

題目女人愛心嗎？

原題

婦女新知報 版

雜誌 卷 128 期 號 16-17 頁

重刊 1 2 3 修刪 小 大

收錄 書名 出版社

日期 19 年 月 日 頁數

備註

許多人已婚女人喜歡上夜市小吃攤進餐，每天都輪到她烹調準備的話。由此觀來

這種低等的願望污染他過人的腦力，只要女人準備妥當後通知他上桌就好了。

常聽人說「民以食為天」是強調民生的那便是對吃的本質是什麼的看法。我們其實掩蓋了另外一個有意思的價值判斷，經濟實力與目的手段這兩組差異，其表現大方而和人爭著付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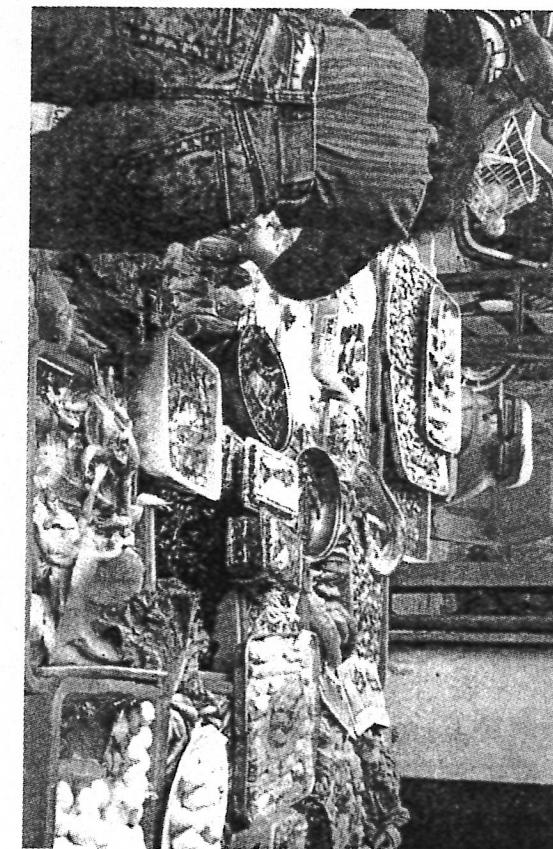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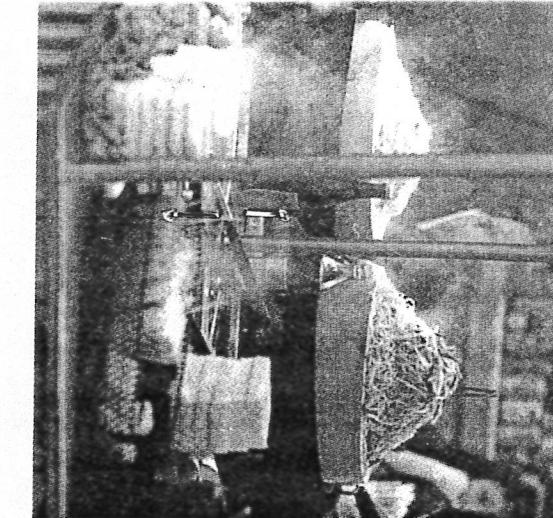
常常表現出爲了吃而吃，而且爲了自己非正式的場所中吃得滿足、吃得愜意，男人應有的氣度。相反的，女人在各個出手也很慷慨，這種豪爽還往往被視為酬、爲了友情、爲了公務等等「正當」多半是手段性的，也就是說，是爲了應酬、爲了友誼、爲了公務等。這裏便牽涉到另一組差異：男人在這些場所中表現的吃，經濟實力上的差異，當然不能完全解釋男人和女人的吃，這裡便牽涉到另一大爺應酬忙 吃得真無奈？

濟上合算的地方去吃自己愛吃的東西。

何春蕤

動，而女人則多半選擇比較邊緣的、經力在正統吃所進行其於公私的社會活動中本來的同工不同酬或同能力不同工，那就更看得出爲什麼男性比較有經濟能予較大的空間來運作，如果再加上社會因此男性的經濟實力多半在分配上被賦地顯示出男女社會位置的重要性不同，少年的交友錢到中壯年的應酬錢，再再男女的經濟實力，從幼時的零用錢到青體現出不同的內涵。第一層差異當然是連了不同的意義，以致於在吃的實踐上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對於吃這件事件勾這個場所上的差異，標示出男人和女人會發現男人也會吃、愛吃、好吃得很。然。一旦我們把眼光轉到比較正統的飯店、或是啤酒屋等「休閒吃所」，就作出結論說女人特別愛吃，那倒也不盡快地享受各種食物。不過，如果就這樣、零售櫃前，處處都看得見大群女人愉快那是當然的。小吃攤上、冰淇淋店裡

女人愛吃咩？



人前少吃、人後大吃了。總之一句，女人並不特別好吃，她們之所以總和吃攏在一起，絕對是有社會的、分工的、經濟的原因的。

如果說已婚女人喜歡在外面吃東西，是對例行煮飯公式的消極抵抗，那麼單身女性對零食、小吃的執著，可以說是對寂寞無聊時光的填充。很多人提起單身女性好吃了便說是性壓抑的變相表現，這當然有幾分道理，可是，用這種方式來變相地表達某種需求是有其特殊條件的，她必須有點財力、有點時間，或者即使是工作時忙碌萬分，下了班之後卻是不知如何打發時光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會發現不止女人，連男人也常用和吃相連的活動來排遣寂寞——如抽煙、喝酒，只不過同樣的歧視也存在於這個差異的表現上：抽煙、喝酒還有愛鬱和傷感等令人同情的形象，不停的吃可就令人非議了。這也難怪不少女性不敢在男性面前盡興地吃，只得人前少吃、人後大吃了。

每天都要輪到她烹調準備的話。由此觀來，許多已婚女人喜歡上夜市小吃攤進餐，這並不表示她們偷懶或好吃，外出進餐對她們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休假，給她們暫時脫離繁瑣家務的機會。當然，對那常常在外上班或應酬因而外食的丈夫而言，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透小吃攤的。

這種低等的願望污染他過人的腦力——只要女人準備妥當後通知他上桌就好了；男人更不能讓準備食物及烹調食物這種浪費體力與時間的瑣碎事務，佔據他寶貴的生活內容——他只要上桌時表現得很滿意，就算對得起燒飯的女人了。至於男性大廚們或者一般會燒菜的男人，則有一手藝高超」、「不恥下烹——或者「體貼女人」這種過人的標籤來合理化其作爲。(一)這種分工，使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男人其實並不愛吃、不講究吃、不想吃，很多時候他們這些慾望與渴求，更公開的享受；而更可惜的是，他們竟統心理所壓抑，以致於他們無法對「吃」這種最基本的人類需要採取更主動、更公然的享受，就是被「君子遠庖厨」的傳理由掩蓋，是被「正當的」、「必須的」社交化的爲低等、墮落、瑣碎的表現，以證明自身的無福消受是正確的或高尚的。

愛吃無罪 男人別假仙

談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設置的不同時，在吃上面也就表現出不同的關注。女人的注意力，毫無保留地投向和吃相關的色香味，她們不吝於免費的試吃，也不怕實驗新菜，吃對她們來說是一種探險、一種享受——如果不要

愛吃無罪 男人別假仙

這種分工，使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男人其實並不愛吃、不講究吃、不想吃，很多時候他們這些慾望與渴求，要不是被「正當的」、「必須的」社交理由掩蓋，就是被「君子遠庖厨」的傳統心理所壓抑，以致於他們無法對「吃」這種最基本的人類需要採取更主動、更公開的享受；而更可惜的是，他們竟然不得不把那些主動享受吃的（女）人化為低等、墮落、瑣碎的表現，以證明自身的無福消受是正確的或高尚的。

這種低等的願望污染他過人的腦力——只要女人準備妥當後通知他上桌就好了；男人更不能讓準備食物及烹調食物這種浪費體力與時間的瑣碎事務，佔據寶貴的生活內容——他只要上桌時表現得很滿意，就算對得起燒飯的女人了。至於男性大廚們或者一般會燒菜的男人，則有「手藝高超」、「不耻下烹」、或者「體貼女人」這種過人的標籤來合理化其作爲。」

則必須遠庖廚，不能讓「想要吃什麼」、無聊的、浪費時間的。君子（男人）備什麼。而這一切都是被男人視為瑣碎的天要吃什麼、買什麼材料、什麼時候準備什麼，嚐試新的食品，計劃著下一頓、下一相關的資訊與實踐，她會找尋新的食譜注意口味、質感、價錢、變化等等和吃和烹調者，她的社會角色與責任促使她和賦予的不不同角色。女人通常是食物的準備者階級本身因優勢而來的優越感，但是同時也暴露出男人和女人在吃上面被賦予這種對於吃的歧視，固然牽涉到智識女人下厨 男人上桌

